

《全唐诗》续补正

尹 楚 彬

清编《全唐诗》自问世后至今，对其阙误，前贤及时人已多有补正，笔者亦不揣谫陋，曾就一己所得撰《〈全唐诗〉、〈全唐诗补编〉订补》一文^①，今续有所获，匡补于此。

《全唐诗》卷六〇七郑仁表《赠妓命洛真》（“巧制新章拍拍新”），题下引《北里志》：“洛真有风貌，且辩慧，时为席纠，善章程。”检孙棨《北里志》“俞洛真”条：“俞洛真有风貌，且辩慧……亦时为席纠，颇善章程，郑右史仁表常与诗曰：‘巧制新章拍指新……’”可见《全唐诗》题中“命洛真”应为“俞洛真”之讹，“命”、“俞”二字形近，当手民误刻。

同书卷六二一陆龟蒙《小鸡山樵人歌并序》，序云：“小鸡山在胥门外，光福之西，龟蒙岁入薪五千束于其山，其供事之樵氓曰顾及。乾符六年九月致薪二百五十，责之曰：‘何数廉而至晚，得非赭吾山为汝之利耶？’与之酒，继之以歌：……”按，陆龟蒙《笠泽丛书》卷乙、北宋姚铉《唐文粹》卷九十六、南宋叶茵编《唐甫里先生文集》卷十六、清编《全唐文》卷八〇〇均载此序，题作《送小鸡山樵人序》，序文与《全唐诗》所载异，兹录于下：“小鸡山在震泽西，出吴胥门，背朝日行四十里，得野步市曰光福，光福西五里得土山，山土多石，寡无大林木，率生小栎朴橄，皆薪材直，吴之爨，此为助焉。连延广袤不一，其主为书画界疆以相授，自豕至麓凡二百弓，东北倍高而加半焉，余所置多少如此。

余家大小之口二十，月费米十斛，饭成，理鱼薪辈十斛，薪然后已。四时宾祭，沐浴瀚濯，疾病汤药糜粥在外，岁入五千束足矣。其掌而供事者曰顾及，小鸡之樵氓也。乾符六年春弗雨，夏支流将绝，八月暴雨而巨觚可实而行之矣。九月朔方置薪二百五十于门，召而责之曰：‘吾一夏来撤败屋拔庭草以炊，雨之明日，望尔来矣，何数廉而至晚，得非赭吾山而为汝之利耶？老而欺如名，恶何？’及笑曰：“吾年余八十矣，元和中尝从吏部游京师，人言国家用兵，帑金窖粟不足用，当时江南之赋已重矣，迨今盈六十年，赋数倍于前，不足之声闻于天下，得非专地者之欺甚乎？吾有丈夫子五人，诸孙亦有丁壮者，自盗兴以来，百役皆在，亡无所容，又水旱更害吾稼，未即死，不忍见儿孙寒馁之色。虽尽售小鸡之木，不足以濡吾家，况一二买名为偷乎？今子一炷灶不给而责吾之深，吾将欲移其责于天下之守，则吾死不恨矣。”余叹之曰：‘汝之言，信也，然不当发于余，汝姑归。’与之酒，继之以歌云：……”前引《全唐诗》所录此序，语意未完，显系节略而成。清钱谦益、季振宜辑《全唐诗稿本》陆龟蒙卷无《小鸡山樵人歌并序》，此诗乃康熙朝重修《全唐诗》时补入，未知其所本。

《全唐诗》卷六二六载陆龟蒙《和袭美重送圆载上人归日本国》（“老思东极旧岩扉”）诗，据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六十八年景印《全唐诗稿本》第五十八册二七〇页，此诗乃据《甫里先生集》卷十收录^②。《甫里先生文集》系南宋叶茵合《笠泽丛书》、《松陵集》二书编成，陆龟蒙编《松陵集》卷九此诗在皮日休《送圆载上人归日本国》、《重送》二诗后，诗题作“同前”，可知《和重送圆载上人归日本国》诗题应为叶茵编《甫里先生文集》时所拟。按，据《松陵集》集中诗歌编排体例，凡同题诗，诗题均署“同前”，兹举一例以证，如卷九张贲《奉送浙东德师侍御罢府西归》诗后载陆龟蒙《同前》（“王谢遗踪玉籍仙”）、皮日休《同前》（“建安才子太微仙”）二首，此二诗《全唐诗》卷六二六、卷六一四即分别题作《送浙东德师侍御罢府西归》、《奉送浙东德

师侍御罢府西归》。而集中酬和诗诗题则都冠以“奉和”字样，如卷九皮日休《伤开元观顾道士》后录张贲、陆龟蒙、郑璧三人和诗，诗题俱作《奉和》。由以上对《松陵集》中同题诗与酬和诗诗题不同标识的分析，可以看出，《松陵集》卷九载于皮日休《送圆载上人归日本国》、《重送》诗后的陆龟蒙《同前》诗（“老思东极旧岩扉”）很显然应该是一首同题诗，而非酬和诗。“同前”的“前”是指皮日休的《重送》还是《送圆载上人归日本国》呢？依照通常的理解，“同前”诗显然应指与紧邻的前一首诗同题，但有时由于编者对集中诗歌的特殊编排，情况也并非都是如此。我们不妨先将《松陵集》卷九诸人送圆载上人诗诗题及次序照录于下：“《送圆载上人归日本国》日休，《重送》日休，《同前》（“老思东极旧岩扉”）龟蒙，《闻圆载上人挟儒家书洎释典以行更作一绝以送》龟蒙，《同前》（“师来一世恣经行”）颜萱。”不难发现，《松陵集》编者采取了将同一作者送别圆载上人诗集中编排的处理办法。若按通常的理解，陆龟蒙《同前》诗则应与皮日休《重送》诗同题，即作《重送圆载上人归日本国》，然龟蒙尚无初送之作，即赋重送诗，揆之事理，似不当如此，同样，若依通常理解，颜萱《同前》诗亦当与陆龟蒙《闻圆载上人挟儒家书洎释典以行更作一绝以送》同题，而《唐诗纪事》卷六十四、《全唐诗》卷六三二此诗却均题作《送圆载上人》，由此可见陆龟蒙《同前》诗、颜萱《同前》诗之“前”俱指皮日休《送圆载上人归日本国》。陆诗诗题，《甫里先生文集》卷十作《和重送圆载上人归日本国》，《全唐诗》作《和裘美重送圆载上人归日本国》，均误，应改为《送圆载上人归日本国》。

《全唐诗》卷六二八陆龟蒙《奉和谏议酬先辈霜菊》末二句：“争奈病夫（原注：一作虽伴应刘）难强饮（原注：一作醉），应须速自召车（原注：一作路人终要识山）公。”检《全唐诗》卷六三二崔璞《奉酬皮先辈霜菊见赠》诗，末二句与此诗完全相同。按，陆诗诗题中“谏议”即崔璞，崔、陆二诗系唱和之作^③，二首末二

句所作必有一误。陆诗、崔诗最早见于陆龟蒙自编唱和集《松陵集》卷九^④，崔诗末二句作“争奈病夫难强饮，应须速自召车公”，陆诗末二句作“虽伴应刘还强醉，路人终要识山公”，与《全唐诗》“一作”同。可见《全唐诗》盖将崔璞诗末二句误作陆诗末二句，而《全唐诗》所云“一作”异文才正是陆诗本文。《全唐诗稿本》第五十八册三一九页陆龟蒙此诗出处为《甫里先生集》卷十一，《全唐诗》系沿袭叶茵《甫里先生文集》之误。

《全唐诗》卷六三一羊昭业小传：“羊昭业字振文，吴人。”按，《全唐诗》云羊昭业“吴人”，误。《全唐诗》卷六二四陆龟蒙《二遗诗》序称“太山羊振文”，陆龟蒙与羊昭业为诗友，陆有《送羊振文先辈往桂阳归觐》、《裘美留振文宴龟蒙抱病不赴猥示倡和因次韵酬谢》等诗^⑤，所述其生平应可信从，则羊氏应为太山人。太山即泰山，古代“太”、“泰”二字相通。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十《河南道六·兖州·乾封县》：“泰山一曰岱宗，在县西北三十里。”可知羊昭业应系兖州乾封县人。《全唐诗》误以羊昭业为吴人，当因羊氏曾在吴中与皮日休、陆龟蒙等人唱和之故。

《全唐诗》卷六三一李穀《浙东罢府西归酬别张广文皮先辈陆秀才》，《全唐诗稿本》第五十七册三三五页此诗乃据《唐诗纪事》卷六十四著录。按，李穀此诗最早见于《松陵集》卷九，诗题作《浙东罢府西归道经吴中广文张博士皮先辈陆秀才皆以雅篇相送不量荒词亦用酬别》。据皮日休《松陵集序》，《松陵集》乃皮日休、陆龟蒙、张贲、李穀等人的唱和诗集，又系陆龟蒙手编，所收诗歌当存其原貌。计有功《唐诗纪事》李穀此诗题作《浙东罢府西归酬别张广文皮先辈陆秀才》，疑为计氏转录时删改，今诗题当从《松陵集》。

《全唐诗》卷六三二颜萱小传：“颜萱字弘至，江南进士，中书舍人尧之弟。”检《全唐诗稿本》，颜萱小传系据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十四“颜萱”条，则计氏以颜萱为“江南”人。周勋初先生主编《唐诗大辞典》^⑥颜萱小传则云：“生卒年、籍贯皆不详

……家于江南”。按，《旧唐书》卷一七九《柳璨传》云“鲁国颜薨深重之”，颜薨为颜萱兄，据此，则颜氏祖籍应在鲁国故地。《元和郡县图志》卷十《河南道六·兖州》：“禹贡兖州之域，兼得徐州之地，春秋时为鲁国。”由此可知，颜萱兄弟应为唐代兖州人。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六：“颜给事薨谪官，歿于湖外，尝自草墓志……其志词云：‘寓于东吴，与吴郡陆龟蒙为诗文之交……’”则颜氏兄弟本籍兖州，寓居江南。

注：

① 《文献》1996 年第 2 期。

② 《全唐诗稿本》诗题作《和重送圆载上人归日本国》，《全唐诗》题中“袭美”二字当编者所补。

③ 详见《松陵集》卷九。

④ 《松陵集》崔诗题作《奉酬霜菊见赠之什》。

⑤ 《全唐诗》卷六二六。

⑥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

作者工作单位：湖南师大文学院

（本文责任编辑：冯惠民）